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隱集卷四

宋 李正民 撰

疏

天寧節功德疏

天德出寧誕聖夙標於令節臣能歸美逢時願罄於歡
心屆茲繞電之期先以象鈞之候恭臨淨宇仰叩佛乘
恭惟道君皇帝治格三登澤漸九有即常無以觀妙早
從汾水之遊履成功而不居爰整襄城之駕燧林在望

海寓傾心伏願三極垂休百神薦祉以金玉為度佇瞻
八駿之歸與箕翼參光永介萬年之壽

功德疏

正氣為聖早開鳴社之祥申命自天爰契赤符之兆適
臨誕節恭詣祇園乃集縉流聿修象教闡三乘之妙旨
誦十號之徽名廣集殊因仰資宸算伏願天垂眷佑人
與成能副堯封三祝之辭介周雅萬年之壽儀刑四海
用光紹於丕基敷錫庶民期誕膺於多福

又

流虹炳煥夙紀於誕辰華藏莊嚴恭臨於梵宇逢一人
之有慶祈萬壽之無疆式布虔誠爰修佛事伏願照臨
四海如日之升覆燾多方與天無極宸算協萬年之雅
丕基開過歷之符大庇羣生永臻多福

開啟疏

千齡復旦逢真人載育之辰彌月先期集象教無邊之
福冀龍天之衛護嚴香火以薰修廣殖殊因仰資宸算

初中後善惟佛法之難名億萬斯年副封人之善祝

表

天申節賀表

佑下民而作之君誕受穆清之命有大德者得其壽丕
昭平格之祥茂對休辰敢忘善頌尊號欽明稽古神武
應期慎儉德而懷永圖抗明威以攝不類彼疆此界佇
臻恢復之功旰食宵衣躬聽憂勤之治已獲天人之助
茂迎戩穀之休保周餘民還夏舊物臣偷安散地綴籍

清班阻瞻如日之光虔祝後天之算

五百歲而聖人生爰契中興之運億萬年為天子壽敢
殫善頌之誠凡屬照臨同增抃蹈尊號誕敷文德載績
武功每懷宵衣旰食之憂弗憚冰雨櫛風之役如江如
漢已震耀於皇威我泉我池即恢張於輿地新又新而
不息旦復旦以無窮臣名綴近班身棲閒館漁樵遁迹
方觀東海之瀾輦轂馳心遙祝南山之壽

賀正旦表

獻歲發春會三朝而謹始贊陽出滯推六律以更新以
初為常惟聖時憲尊號中正履位稽謀自天躬六載之
憂勤清四方之氛祲宏開泰運馴致豐亨既順履於春
祺宜永膺於天祉臣久辭禁近假守偏州宣化承流身
在江湖之上望雲就日心馳戶牖之間

賀冬至表

杓回子位律應黃宮亞歲會于晉朝備陳儀品書雲物
於魯史式驗休祥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聰明

時又神武以恢大業憂勤以御庶邦有臣三千既績修
於舊物闢國百里期光紹於丕基屬剛德之浸亨宜圓
穹之純佑臣久塵從橐適綰郡章身流落於江湖未迷
楚些心飛馳於霄極徒想堯雲

賀大朝會表

七始載華爰紀履端之序三朝稱慶肆臨會極之朝盛
典時行羣心胥悅尊號德合天地孝通神明應大人休
否之時致太平守成之樂講信修睦使輶交騁於殊隣

正位辨方都邑備修于禮制四方來賀萬福攸同臣昔
在先朝嘗叨儒館懷鈐抱槩久接武于英躋結綬影纓
獲覩光於元會洎逢舜旦濫玷周行進無補於毫分退
坐安於畎畝靖循疇昔深愧平生何圖衰晚之年重見
升平之運身同太史徒歎滯於周南心若子牟實懷瞻
於魏闕

知吉州到任謝表

清曹持橐久懷竊食之羞列郡分符誤玷承流之寄趣

裝上道涓日涖官已見吏民具宣德意伏念臣衣冠未
裔庠序諸生文不足以廣國華武不足以治軍旅徒自
安於卑位偶拔寘于周行荏苒歲時踐更臺閣負羈勒
而扞牧圉曾微橫草之功遽驚駭而接夔龍荐冒踰涯
之寵暨頻煩于省閤浸沈迷於簿書深慙無補于朝廷
莫為軒輊頗欲自試于州縣尚可馳驅忽被恩俞遠分
優寄惟廬陵之興壤居江表之上游田疇因流徙而多
荒井邑經燬灾而僅在舊惟挿筆鋸筭之訟繁興今或

弄兵潢池之徒間發豈容孱陋可備藩宣虞詡之得朝
歌親賓相吊龔遂之入渤海寇盜稍平儻可偷安誠為
僥倖尊號堯仁光被湯德又新祈天命而開中興思振
無疆之烈收人心而紓多難載懷共理之良欲惠澤浹
于遐方遣從臣往為郡守臣雖久趨軒陛未嘗歷于治
民然亦粗習憲章或可免于從政但知循理不敢辭難
少清佩犢之風庶弭爭桑之漸材非吾壽雖無智畧之
在前忠類蕭生尚有本朝之雅意

知湖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復臣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尋具辭免
奉聖旨不允已於今月初三日到任訖疏榮內閣復塵
法從之聯假寵名城驟委殿邦之寄威顏不遠震懼靡
寧中謝伏念臣託業簡編起家蓬華以山野慙愚之質
困風波銷鑠之餘造言者每出于無根希意者更從而
下石覆盆終照賴日月之至明朽骨更生荷乾坤之平
施既許過都而入覲因令假道以之官獲瞻睟穆之容

莫副殷勤之問言多迂濶慙無獻替之能職任藩宣惟
切撫循之志靜言忝冒實出恩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凡在羣臣之列曾無一
介之遺起之丘園放廢之中副以江湖全盛之地溪山
清遠閭里阜安全家有飽暖之榮千里無流亡之慮臣
敢不勉思策勵圖効涓埃勸課農桑仰體丁寧之意蠲
除苛細益推寬大之恩誓畢餘生仰酬洪造

知洪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尋具辭免伏蒙詔書不允臣已于今月初九日至撫州
金谿縣交割安撫司職事於十七日至本州交割州事
訖東國分符曾乏循良之譽南昌易鎮更叨屏翰之優
祇見吏民布宣條教顧慙疎拙疊被恩榮中謝伏念臣
奮自書生冒居華貫入陪禁闥出總戎行臨機無應變
之方制勝謝折衝之畧夤緣遭遇累玷使令雖縻歲月
之多莫効涓塵之益况鍾陵之巨屏據澤國之上游江

山遐控於荆蠻襟帶內連于甌粵地靈人傑尚餘前輩之風流水走陸馳最爲今日之要害非得弼諧之舊曷當節制之雄豈此妄庸可膺委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裁成萬化總核庶工有鞭笞四夷之心得駕御羣才之術故如孤遠亦被簡求臣敢不宣暢國威恢張廟算運籌決策雖匪腐儒之能息盜安民庶幾明主之意

知温州到任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臣端明殿學士知温州已於八月

十六日到任訖入奉嚴宸曾乏謀猷之助出臨雅俗猥
當師帥之榮既見吏民具宣條教被私恩而未報竊寵
祿以為慙中謝伏念臣涉世迂踈稟生坎壈久棲遲於
散地甘蹭蹬以終身累困風波雖恃大明之傍燭每虞
謗毀或傷全度之至仁因黽勉以辭榮庶逡巡而免禍
儻非聖察過遂微誠還祕殿之崇資副東甌之名郡遠
臨民社職尚列于西清越在江湖心實馳于魏闕惟東
嘉之勝壤乃越絕之輿區當表海之襟喉為行都之屏

翰暫安九廟有香火之具嚴嘗駐六龍覺山川之增壯
士尚傳家之學民無珥筆之風叨此便安實為僥倖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知人則哲待物以誠修政事以圖中
興聚賢材而建大厦謂臣更事多而將老至或可牧民
知臣操心危而慮患深庶幾寡過致茲冒昧盡出生成
臣謹當仰體慈憐彌加策勵秉愚忠而自信堅素履以
弗渝少期歲月之淹粗有涓埃之効

知婺州到任謝表

置散授閒方竊宮祠之祿承流宣化復叨屏翰之除退
自省循益難報稱中謝伏念臣嶽嶽危迹卷曲散材智
嘗竭于守官資不宜于逢世但知事主豈暇營身已期
自放于江湖敢意復瞻于天日沃心造膝未輸獻可之忠
御衆牧人遽冒于蕃之寄遂茲安便悉出恩憐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乾覆無私離明徧照以器使人而不求備
因能任職而知其勞致此孱庸有斯僥冒臣敢不祇服
丁寧之訓布宣寬大之書禁戢暴姦冀絕夜鳴之桴鼓

撫循凋瘵庶聞雅俗之歡謠

給事中謝表

紫微書命已叨縱於近班青瑣塗歸復冒膺於華寵衣
頒上楮帶錫兼金揆小已以何堪撫危心而增懼竊以
黃門設官於漢有朝夕侍從之親東臺率屬於唐掌駁
正違失之務雖省號合而為一然事任各有所分論營
造勞人則張公効回天之力指姦邪誤國若袁高著屈
軼之稱必惟其人乃舉厥職顧如臣者疇克宅之伏念

臣學不通方材非適用幼聞詩禮蓋初有志於科名長
習藝文遂欲脫身於州縣偶中有司之程度竊窺祕府
之圖書未嘗施貌蠟言以追時好徒苦桂薪玉粟自守
固窮遠去周庭歸安顏巷逮稍階於寸進迺親逢於百
罹信賦分之多奇亦謀身之太拙頃陪羈勒備歷山川
乏良策以濟時抱愚忠而許國乘長風而破浪亶符宗
慙之言駕駟馬而出闕偶合終軍之志郡邑之干戈未
解間閭之煨燼尚新帝有恩言既阻於道塗而莫能周

徧民所疾苦又拘於法令而弗即蠲除逮此遄歸謂當
幽黜敢圖睿眷俯錄孤蹤叨明詔之前頒與羣賢而彙
進彤庭並敞隔籬遙想於神京黃紙聯名摘尾尚驚於
誤筆夫何幸會荐玷要津尊號至德動天沉幾先物委
任無私以凝庶績賞罰必信以勵羣工據鞍而謀既錫
韓彭之地當饋而歎正思頗牧之材曾是孱微豈堪驅
策求田問舍甘為豪士之所羞斬將奪旗夫豈諸生之
所習誤膺獎擢彌切兢慙必知稱塞之難愈覺顛隳之

易文章小技已無補於右武之時節誼大閑尚有期於
致身之日

謝轉官表

琳館尸官曾無事任銓曹著令厥有典常自驚流落之
蹤忽被便蕃之寵凌兢拜命跼蹐知思伏念臣碌碌無
奇沾沾多易昨辭從橐黜典州符當里閭凋瘵之餘值
師旅征行之衆但期免咎豈敢告勞屯戍踰於十旬糗
糧動以萬計元戎第賞常例進於一官清詔觀風遽自

貽於重劾賴聖明之洞照知供億之必時俾遠深文止
還濫賞洎屏居於林藪已絕意於軒裳天官考三歲之
小臣責其獻狀內史裁五色之溫詔爛其及門凡茲予
奪之公盡出生成之造至於進崇列爵增行爰田矧當
投閒置散之時仍玷君國子民之號名同李蔡妄被樂
安之封學謝韋成獲繼扶陽之緒萃茲光寵併及孱庸
簪履未忍於棄捐江海自忘其孤外尊號乾剛獨運離
照方亨命將帥以出師撫寧中夏操爵賞以厲世駕馭

羣才如臣草芥之微曾預軒墀之末尚推優渥弗以遐
遺取禾三百屨已愧無功而受祿行年六十化更知今
是而昨非

謝轉官表

歲成無狀甘俟黜幽宸命俯頒遽蒙增秩伏念臣久塵
侍從無補事功出領藩符曾微善最已露投劾之請方
思解綬而行敢謂洪私不遺管蒨之賤尚遵常典曲推
雨露之恩因氏疏封啟疆衍食但知多幸實愧罔功尊

號禮厚使臣仁恩遍物不廢有司之法以示天下之公
加賁辱微用光遐外訓詞溫潤知罪戾之既明寵數便
蕃誓廉捐而後已

禮部侍郎謝表

總銓部之劇煩方虞曠職貳禮闈之清簡尤愧叨居已
布俞音嗣頒溫詔揆庸愚而弗稱冒眷獎以奚堪竊以
文昌兼統六官宗伯實典三禮祭祀賓客之式既備其
物宜學校選舉之文悉掌其政令苻罹多故浸失舊章

占菴頭之光不習俎豆之事抱師襄之器散居河海之
間忝離雖閔於宗周亦伏肇隆於有漢謂理軍市者固
無取於鄉飲之禮而尊朝廷者亦有待於縣蒞之儀不
遺瓠葉之微宜舉西隣之祭欲司厥事可無其人伏念
臣學術空疎智能淺短素乏左右先容之助濫躋論思
獻納之官陪羈勒者三年接駕鸞於九陛頃繇瑣闥擢
寘銓曹蒙穀離次之典既亡各懷欺誕光庭循資之書
僅在靡辨科條徒知以公而滅私罔敢違道以干譽罪

固多矣偶未致於煩言幸莫大焉忽叨膺於華寵矧是
夷夔之任夙兼禮樂之司多士指為清流儒臣號稱高
選豈圖憎陋猥玷東求尊號獨運乾剛大明豐照欲投
戈而講藝方修德以振兵宗廟會同不以軍旅而廢禮
情文制作亦將損益以因時申敕攸司俾修厥職孰謂
久虛之位乃容孤進之臣臣謹當紬繹前經討論故實
是儀也非禮也願謹守於此言幼學之壯行之慮弗勝
於其任誓殫夙夜無忝司存

吏部侍郎謝表

掌駁議於東臺方慙無補典銓曹於南省允謂非宜已
驚渙汗之難回更沐出綸而申諭凌兢就列黽勉包羞
竊以六官之聯職守雖均於奉法三銓之任典司尤在
於擇人惟並用而不偏乃可久而無弊晉魏之際任人
而不任法故德行文材或取於一時隋唐之間任法而
不任人故身言書判必嚴於四事逮聖朝之有作稽歷
代之攸行簡拔既在於朝廷資格悉歸於選部樞機品

式咸具吏不容私刑名分守已明士無犯義比屬干戈
之擾靡存典簿之傳稂莠並興難以循名而責實鴈鷺
自恣惟知弄法而舞文蓋琴瑟之不調致風波之易動
然一於守法所以為至公也則不能免煩苛留滯之譏
專於用人所以為通變也則無以革欺詐誕謾之弊實
今日之共患豈公朝之所宜必得通材允釐劇部伏念
臣羈孤寡與樸拙無能屈身州縣之間宜懷榮望接武
圖書之府已過初心連蹇十年淒涼萬狀遇鑾輿之巡

幸起塗巷以騫翔荐歷郎曹浸升禁路方懼竊位素餐
之責敢萌拔茅彙征之心遽被異恩超居司列念顛躋
而去必矣顧冒昧以處云何遜避弗從震驚失措尊號
剛健中正欽明文思以道觀能將使分職而率屬用人
惟已皆思壞植而散羣欲威德之兼隆策文武而並進
致茲謫薄亦預使令臣謹當祇奉簡書審核情偽並緣
靡容於姦吏拘攣宜畧於細文少清弊源庶弭羣議論
思弗效固非嚴徐侍從之材條理惟精願繼裴馬銓衡

之譽

謝宮祠表

冒居煩劇慙非立斷之材規求安閒遂竊便私之幸恩
從願始感自中深伏念臣頃玷近班黜臨遠郡身敢懷
于擇地志將在於息民惟簿書期會之勞粗知黽勉若
錢穀甲兵之事曾弗習知值更戍之頻仍顧里閭之凋
瘵玩歲愒日雖期補過於目前任職居官深恐憂生於
意外輒緣私計仰丐眷憐獲棲息於祠庭尚叨廩於稍

廩蒙恩甚厚負愧則多恭惟尊號明並日升德侔乾健
觀能以道而不求其備使臣以禮而得盡其心顧如臣
愚亦被上施思長林而志豐草幸同麋鹿之遊飲墜露
而飡落英頗適江湖之興少休驚蹇終効涓埃

狀

辭免中書舍人狀

聞命震恐罔知所裁竊以法從近班詞臣高選人得
失繫國重輕豈容疎愚濫膺超擢伏念臣受材無取賦

分多奇偶玷詞科遂躋儒館十年留落自抵于困窮四海孤寒曾無于黨援逮陪警蹕之巡幸遽遭道路之流離盡棄青箱祇慙空腹豈圖廢簡俾掌贊書退省無堪必難勝任伏望曲回洪造追寢誤恩非特厭于師言實少安于愚分

中書舍人謝狀

叨奉宸恩俾司外制顧文辭之無取何簡拔之非常竄由推借之私有此遭逢之異階前紅藥悵坐隔于雲霄

閣上麒麟幸日陪于步武慮勤典謁不敢造門感愧之
深敷宣罔既

辭免給事中狀

聞命震恐罔知所裁伏念臣受材無他涉世尤拙頃自
叨塵詞掖已慚潤色之非工若使進處瑣闥豈復論思
之有補比持使節遠適江湖無所將明遽更寒暑自度
必貽於嚴譴敢期前布於明廷徒懷非據之憂更切多
言之畏伏望陛下曲垂天鑒俯察臣誠收還誤恩庶安

愚分

辭免吏部侍郎狀

聞命震恐罔知所裁竊以天官三銓於列曹為劇部文昌貳卿在搢紳為高選自艱難以來典籍散佚真偽混淆必得強敏精明熟於吏事者乃能振職況今羣材居外被召而未至在廷執事惟臣等輩數人雖云乏使豈宜輕授伏念臣材力絀弱地勢孤寒昨被誤恩徑躋禁路叨塵兩省無補萬分忽奉俞音俾司銓綜重念臣憂

患飄零之餘心志凋落動多健忘目視昏花非惟進用
超越必致人言亦恐職事曠弛自速罪戾伏望追還成
命以安愚分

辭免禮部侍郎狀

聞命震恐罔知所裁竊以宗伯之官任兼禮樂自頃典
籍散佚朝廷一有禮文之事則官吏愕眙莫知其原念
掌故之弗存雖求野而莫獲則夫分職率屬以典司厥
事者詎可輕授其人哉伏念臣末學膚受單見淺聞自

分霸窮初無榮望頃自叨塵二省已乏寸長可稱擢置
天官益慙非據弗思與物多忤惟務當官而行罪戾已
深方圖自劾敢期睿眷遽易清曹非惟孤跡之難勝亦
恐煩言之可畏伏望收還成命改授一閒慢職局庶安
愚分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伏念臣疎拙愚陋誤蒙陛下拔擢置之從班于茲三年
雖居官任職自竭駑鈍然艱難之際毫無所補揣分量

材所宜譴黜久矣今者重沐寬恩付之劇郡尚被朝廷任使不敢辭難若乃延閣次對是為近臣高選退循屢瑣非所宜蒙伏望收還成命以安愚分

辭免筠州恩命第一狀

承命震恐罔知所裁伏念臣謏薄之資誤塵法從投閒累歲分所宜然今者忽被聖恩起於祠庭付以民社之計義當奔走上道以趨官守重念臣流落之餘僑寄異縣家貧累重婚嫁失時今若遠適江西數千里之外私

計實為狼狽兼臣今任宮祠合至來年三月任滿欲望
聖明特賜收還成命令臣終滿今任異日或有驅策臣
不敢辭

第二狀

承命震恐罔知所裁再瀝肝肺仰塵天聽伏念臣叨處
祠宮坐糜歲月無功受祿每積兢慙非不欲痛自激昂
少圖報稱誤膺渥澤尚何敢辭實緣臣十載飄泊僑寓
江海家貧累重婚嫁失時未畢所謀勢難遠適所以冒

昧陳述兼臣遜迹海隅杜門掃軌未嘗敢希求試用而
居處之陋使令之乏比於為郡榮悴不同蓋臣賦分奇
窮觸事齟齬雖欲勉強承命有所不能若以稽違詔令
獲罪臣亦無以自解伏望聖慈照察許臣終滿今任官
觀容臣別具陳乞誓竭驚蹇以効涓埃

辭免淮寧府恩命狀

伏念臣謏薄之資碌碌無取投閒置散分所宜然荏苒
歲時困約彌甚今者誤蒙聖恩付以大郡非臣愚之所

克堪竊以宛丘巨鎮密邇舊都宜得望實兼著之人以
為屏翰臣若貪冒榮寵深恐必致人言欲望聖明照察
追寢誤恩以安愚分

舉孫傳自代狀

伏覩文林郎孫傳學有本源文兼體要材周於用深知
世務之宜器藏於身不求衆人之譽置之近列必有可
觀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舉楊正權自代狀

伏覩迪功郎新兩浙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楊正權廉靖之操不求於人典則之文庶幾於古寘之朝廷必有可觀臣所不如今舉自代

舉蔡居中自代狀

伏覩承議郎前太學正蔡居中行能兼備文學俱優早擢甲科久沉下列揆其材器宜在朝廷臣所不如今舉自代

舉薛嘉言自代狀

伏覩承議郎新通判舒州薛嘉言文辭典麗操履清修
早擢詞科久淹書局恬退自守器業彌充流落外遷衆
論嗟惜觀其所蘊臣實不如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楊愿自代狀

伏覩承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忠義之氣勇於敢為
文學之優多所自得比膺召擢益奮才猷臣所不如今
舉自代

應詔舉官狀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應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以
上如有不實同罪保舉臣今謹遵詔命舉所知如後一
員朝散郎直龍圖閣主管建州冲祐觀祖秀實操守堅
正學業深醇久在上庠晚擢高第剛方之概鯁直之風
孚於衆言共推碩士屢經任使歷著能聲謂宜召還以
備朝選一員朝請郎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邵昂儒
學決科材能任職累歷省府寺監之選所至靡不辦治
宜備朝廷清要煩劇任使一員從事郎添差兩浙東路

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揚英性資溫厚文學貫通可備館閣清要任使右具如前所舉如或不當臣甘受謬舉之罰謹錄奏聞

應詔薦士狀

惟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勅節文臣寮上言乞詔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隨材任使者臣伏覩承議郎新通判溫州柳綽性資爽邁材術優長試之劇煩必有能效從事郎衢州江山令呂求中名臣之後材力

有餘蒞政臨民威惠兼著伏望特賜召審擢用以備任
使

舉胡銓應十科薦士狀

伏覩左承直郎前吉州軍事推官胡銓早富文藝峻擢
甲科去官累年恬養自守杜門讀書深究治體議論堅
正剛而不屈臣今保舉堪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如
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賊入已甘伏朝典

劄子

建康上殿乞置史官劄子

臣聞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言傳必憑諸
史史者國之典也孔子作春秋於隱桓之際則彰於定
哀之間則微辭雖不同記事之文未嘗一日廢也臣竊
見朝廷自艱難以來典籍或廢而不錄陛下龍飛商墟
駐蹕淮甸旋幸江吳又幸建康其間一二大節皆史臣
所當謹記而悉書之今又秘書省權罷著作日歷之局
久廢深恐士大夫各矜所見私自記錄好惡不同是非

失實既無有司載籍異時難以考證臣願陛下慎選文學之臣兼領著作或專置一二員以日歷按隸門下省除百司闕報事節仍許其參以聞見裒類成篇上之御府以補異時之闕文雖多事之日亦不可後也

江西使回越州上殿劄子

臣聞將帥之任有進無卻是以古之善將者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師則忘其身豈有見敵不擊移患於民者哉伏覩去歲之浚江設備分命諸將各據要津而

大敵之來鮮有賈勇而前者往往退保旁郡而所至州縣困於供億或厚獻犒設或剽掠平民其深入閩粵者為患迄今未已臣謂陛下賞太重罰太輕非所以御將帥弭寇敵也今茲已迫盛秋敵騎盤礴于淮南者尚多分戍備禦乃適其時臣願陛下明詔諸將各務奮擊以振國威策勲第賞當倍常等其或不應往州縣而輒往者必罰無赦州縣監司敢以金帛過為犒設者並坐以罪如是則敵所不至之地州縣之民尚得保全安息實

今日之急務也

江西使回越州上殿第二劄子

臣聞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言人主安則兆民安也又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四方寧則人主寧也蓋君之與民名分雖殊而安危之勢其體則一故曰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體此古今之通論也陛下臨御之初謀國之臣不能深思遠慮以天下安危為計但為說曰吾奉鑾輿於安全之地而已逮維揚震驚倉猝南渡

則前日之說亦已窮矣以今日之事觀之財賦益窘兵將愈怯議者謂先事而動則慮漕運之不繼糧餉之不給而吾之力屈矣今呂頤浩辭疾而未至劉洪道宿留而未行趙蒙除建康守雖非禦侮之才而尚未聞之官則沿江控扼之事果何恃以為備也臣願陛下深察事機預圖長算勿以敵騎稍去而怠於防守以保生民以幸天下無待警急之際徒為集議而已

論時事劄子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手詔以保民弭盜遏虜寇生國財
等事令侍從臺諫條具奏聞者臣竊以陛下即位以來
于茲五年寇難日深政治未洽雖未發于聖問而臣已
竊怪其故久矣然陛下日晏坐朝宰輔大臣遠猷辰告
諒無急于此數者而今日所以為國實在于是矣臣詎
高言濶論以汙陛下之聽覽哉臣伏以方今外有強敵
之侵暴內復寇盜蜂起田野之民不得保其耕桑城郭
之民不得安其居室漢沔之盜即趙魏齊魯之盜江湖

之盜即漢沔唐鄧之盜也如是而欲保民曷可得乎淮
泗之南不能守棄而之江吳江吳之地不能安轉而之
海道甲兵不足以當戰陣之鋒城池不足以爲扞衛之
固講防守之策者不過于順動居將帥之任者每謀于
退保如是而欲保民曷可得乎然則寇虜未已盜賊未
息雖欲保民臣未之聞也今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親見
禍亂之源憂勤求治非不至也然自建炎迄于今將益
貴而難御兵日驕而難使所以備爪牙之任總虎豹之

師者三大將而已昨遣劉光世防江之後李成猖獗因欲復遣大將而意頗難之始聞車駕有親征之舉臣愚不知陛下留輜重而自將輕騎以擊張步能如漢光武乎結雨服于鞍以伐高麗能如唐太宗乎羣議不同斯謀既寢乃畀張俊以招討之權實任專征之寄今則寇在江東而俊已趨江西矣然今日之將貪賞而冒利養寇以全身皆非豪傑之士也今日之兵招安于寇盜之餘強刺于驅虜之後皆非節制之兵也如是而欲遏虜

寇弭盜賊人皆知其難矣今江湖之間大將有如楊惟忠張俊者舊相有如呂頤浩朱勝非者皆任之以掃除羣盜之事然兵少而不可分糧乏而不可繼此勝負所以未決也臣願陛下訓齊戎行繕修備禦拔卒為將以求可用之材以仁愛民無失天下之望則盜庶幾能弭敵庶幾能遏然後可以圖中興之業矣臣又觀今日郡守之任其選太輕願稍革承平之制叅文武而並用之亦保民之一端也昔太祖皇帝削平僭偽始罷方鎮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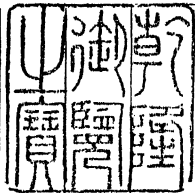
建隆開寶之間居方面者亦多功臣宿將其後稍稍易之夫今之守臣惟考其資序之高下不量其人材之優劣方其無事則治簿書以偷歲月之安及其有警則懷印綬而為遁走之計大抵皆昏耄震駭不知所為其能指麾吏民為戰守備者亦已鮮矣城郭之民何賴焉今議者稍欲拔拭賊吏號為有材而任使之臣謂與其任賊吏不若任武吏也願詔大臣選擇實有材武者及曾經出戰有軍功人與文臣相叅委之列郡平居無事則

專于按習軍馬緩急即以州事付之聽出戰捕賊庶幾
列郡足以隆藩屏之勢矣臣聞記曰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後世
用度無藝賦取無制遂行傷財害民之政權酷鹽鐵均
輸平準自漢唐以還凡可以圖利者無不為矣國朝兼
修歷代之法而常有財乏之歎雖使桑弘羊孔僅宇文
融揚矜之徒復生亦無所施其智巧尚何生財之可論
乎臣謂今日正當節用而已况興地既狹而賦入有限

道路多梗而漕運不通盜賊既衆而耕桑失時于此而不節臣即恐他日必有上下俱敝之患漢唐兵革之際至于內饗之膳不繼百官之服不給每覽載籍為之寒心然今日軍旅之費太多胥吏之給太厚僥倖之祿未減于平時橫取之物繼入于內府如是欲財豐而用足不亦難哉議者方獻生財之說以惑陛下之聽臣聞昔桑弘羊為平準均輸之法號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然其法不過陰奪民利而已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

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當是時奄有四海尚可施
為今陛下播遷吳越已失天下之半權酤之價既日增
于舊茶鹽之鈔又屢變其法今日所謂生財亦無踰此
雖欲加賦而賦不可加雖欲奪利而利不可奪餘民無
幾尚忍倍克之乎願陛下深念節財裕民之義自上以
及下由中以及外一切遵于節儉敢有言生財者罪之
則無傷財害民之政矣陛下勿謂降一德音下一手詔
為足以示天子之仁懷百姓之心若無實德之施適足

以取怨于人爾譬之父母之愛其子告之以矜憐撫恤
之言而顯奪其衣服飲食之具如是而謂之愛其子乎
雖孩提之童不可欺矣此又保民之尤急者也臣無狀
備數從官雖早夜以思徒憂禍難之未已足敢竭其狂
瞽以仰答聖問亦以少謝尸祿素餐之責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大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左中允_臣塘五珠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滕錄貢生_臣苗序漁

滕錄貢生_臣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大隱集卷五

宋 李正民 撰

啟

賀帥冬啟

日臨南極占化景之舒長律中黃鍾驗微陽之來復道
由時進福以類升某官識妙元龜材推隆棟贊元經體
夙殫許國之忠宣化承流暫倚維垣之重世資耆哲帝
賴明謨既順履於休辰宜位膺於介祉復還鈞軸大庇

黔黎某叨綰郡章獲依河潤莫預賀賓之列徒深善頌之誠

賀趙叅政啟

光奉制書榮叅機柄郵傳播告輿頌歡呼竊以禦寇敵之侵上策莫如自治尊朝廷之體彊本則能折衝厯觀比歲以還仰止一堂之近輔弼任輕而易於進退臺諫氣銳而動輒抨彈上無以當明主仄席之心下無以副疲民息肩之望第徒勞於土苴靡暇瞻於曠芸爰求舊

德已試之賢稍清一時流弊之末必視覆車而知戒謂
宜解琴而更張效周墀之無權姑務於大體若謝公之
經遠不求於近功然後運沉幾帷幄之中制廟勝樽俎
之上使遠夷望風而知畏庶黎元按堵而有歸遂致中
興悉還舊物惟四海所望如此在今日非公而誰某官
業貫羣倫道侔前哲渾然河山之氣卓爾關陝之英直
大而方應義易坤元之二智仁且勇備天下達德者三
挺誠節於中司運良籌於右府輟一路撫綏之寄參四

輔贊襄之聯和羹允待於鹽梅大厦式資於梁棟惟經
綸之蘊必陳臯陶底績之謨需功業之成尚述王褒得
賢之頌某方安散地夔阻崇墉側聞成命之行徒極懼
悰之積

賀翟叅政啟

顯膺制命入預政機國步方艱允賴更張之舉上心俾
乂爰資傑異之材搢紳聳傳廟堂增重某官誠明毓粹
雋偉邁倫英名擅於八區高眇邈于四海班聯玉筍自

結明主之知任寄麟符夙昭黎民之譽久游琳館遽解
塵纓傳巖因帝夢以旁求謝安為蒼生而再起果符睿
眷亟贊民謨步驟儒林素負孔融之高氣翼扶國運更
觀公瑾之盛心佇期功烈之成式展經綸之蘊某久塵
近著方蒞小邦進有後先雖聞荊州而願識義均休戚
且欣樂正之有為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安撫李叅政啟

久持從橐無補事功寵畀州符尚寬罪戾獲在按臨之

下實為幸會之多某官明哲超羣謀猷經國比懇辭於
大政暫偃息於雄藩吹之噓之已甦凋瘵之俗晏也粲也
行臻富庶之風即奉璽書復歸廊廟某比污近著密借
餘光昔在門牆嘗有一日之雅今茲官守遂託二天之
仁瞻詠惟深敷宣罔既

賀沈叅政啟

總師薄伐扈蹕言還清醜虜於淮瀆震天聲於邊徼執
俘折馘大挫犬羊之鋒布令陳辭式警鳴鶚之性惟廟

謨之決勝假將略以宣威國勢既隆民心胥悅某官英
姿不世爽氣殊倫芝草鳳凰來作明時之瑞南金東箭
允為內府之珍糾彈既肅於搢紳眷注遂隆於旒扆撥
煩治劇尤高銓綜之稱宣化承流暫試藩垣之重亟趨
節召入覲楓宸玉堂之地深嚴黃麻之文溫厚晝接嘗
留於步輦夜談載炳於金蓮遂膺亞相之求式贊繁機
之任漢廷黜陟允資丙吉之同心周室將興孰云山甫
之莫助休功可望公論皆然某頃綴班聯嘗陪步武方

投閑於祠館欣誕布於綸言亟聞警奏之傳稍致賀牋之緩其為悚忤曷究數陳

賀席叅政啟

光奉制書入叅機政廟堂增重華夏交欣竊以君臣之義相須非賢不乂安危之時靡一得士者曷經營雖本於人謀輔佐實資於天祐降神崧嶽用恢復於周邦夢弼傳巖遂增光於商祚矧鴻圖之中啟顧亨運之有開既賢者因時而興宜聖主不次而用某官學臻間奧材

擅經綸房喬之所長在謀陳平之有餘於智高文大冊
雍容兩禁之游激濁揚清更踐六官之長上心乃眷公
望攸歸遂膺當宁之求亟贊秉鈞之任某頃倍近著嘗
覲光塵側聽緒言見心期之甚遠諦觀符采知柄用之
不遲逖聞成命之行彌極歡悰之積

賀都督呂相公啟

誕揚制命寵畀戎昭遠考成周分陝之規近稽東晉都
督之號六師增氣四海傾心恭惟某官明畧佐時雄才

應運道之源而德之藪所資者深文之傑而武之英無
施不可元勲爛於竹帛貴名昭於鼎彝惟中外之迭居
皆將相之劇任比再躋於鈞軸實增重於廟堂裴度來
朝毅將咨嗟而出涕子儀入覲詭辭造膝而無嫌朝恩
由是以沮謀逢吉因茲而去位一新師律載整朝綱以
萬民離居為憂以四郊多壘為恥灼見扶顛持危之術
深陳救焚拯溺之圖劉琨以逆虜未梟猶枕戈而待昧
旦陶侃思中原致力乃運甓而惜分陰豈懷安以敗名

將馳驚而不足上心攸注民望胥同遂宣出征入輔之
勞盡總尺籍伍符之衆淮陰之拜大將曾弗預於謀謨
王導之秉重權亦無聞於征伐兼舉二柄創見一時袞
衣繡裳繼姬旦東山之詠輕裘緩帶同羊祜夏南之行
佇期功烈之成式展經綸之素某辱知惟舊荷德實深
方武節之是宣顧腐儒之安用拘縻符竹流落江湖負
朱羽以臨顏行慚無壯志曳長裾而陪後乘莫佐下風
側聞渙汗之傳彌切搖旌之慕欣愉徒極敷叙奚周

賀知虔州侯修撰啟

光膺宸命榮領雄藩顧惟幸會之多獲託鄰邦之好某
官智周而材瞻文麗而學優早踐亨塗謁聞令望比顯
躋於柱史已深簡於宸衷時乎未可有為天將降其大
任暫躋論撰之職出分藩翰之權乃眷大邦久厭羣盜
潢池多警欣聞龔遂之單車錯節尚堅正賴虞卿之利
器涓辰云吉布政惟新已騰載路之謠遽辱貽書之貺
某嘗接武旋歎分襟念出處之難期曾何加損顧慙尤

之已積不自覺知夫何譴逐之餘乃沐撫存之厚永言
欣忭曷既敷宣

賀樞密權端明啟

伏審顯膺制綽榮贊樞庭右府談兵允賴謀猷之助巖
廊圖治實均輔弼之求凡預庇庥舉同欣忭某官資兼
文武學貫天人智畧通於萬方冲和備於四氣飛英庠
序列職師儒名與時而益彰材因事而乃見當傾側擾
攘之際歷艱難險阻之勞詠溪堂之詩方美扶風之政

紓楚國之難孰先令尹之忠旋臨涖於近邦遂總持於
大計入殫猷告適契上心正宥密之需賢矧經綸之在
抱天寒既至松栢知其後凋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
必有折衝於樽俎之上乃能息兵於潢池之中馴致太
平益光洪烈某夙陪近著嘗覲下風側聞成命之行第
極懽悰之積

賀樞密胡端明啟

光膺綸制榮貳樞庭華夏聳聞搢紳胥悅竊以司馬掌

邦政周官嘗兼以上公太尉本五兵漢儀實次於丞相
矧本朝循近古之制而右府為機密之司將相交修文
武並用方時多故操縱或預於台衡論職有常委任宜
專於帷幄爰迪師中之古式資堂上之奇某官當世名
儒中朝宿望川渟岳峙渾然器宇之存玉璞金相展也
質文之備自親逢於華旦已平步於要津離著位者七
年蹈險夷而一節小雅之什盡廢周室中興淳耀之烈
未渝晉朝南渡欲扶興運當得偉人天子喜其來歸曾

是甘盤之舊鄰敵畏其風采允符漢相之威應大人休
否之期竭近臣盡規之義果膺成命入贊鴻樞以道覺
於斯民信伊尹之自任好善優於天下宜樂正之有為
佇膺鈞軸之重權誕闡經綸之大業某支離散吏浪漫
畸人叨陪正始之諸賢縱觀開元之四部秉青藜而辨
蠹嘗借餘光對方野以沈思獲窺妙算旋因漂泊絕企
光塵慕鴻鵠以高翔亦云久矣同燕雀以相賀徒有志
焉

賀知秀州王直閣啟

光膺宸命榮鎮近藩涓時日之惟良布教條之甚穆顧
茲僑寓久託部封海角遁身方希於小隱朝廷竊祿有
賴於餘輝適困負薪之憂尚阻造門之謁其為欣悚豈
易數陳

賀李龍圖知虔州啟

及瓜受代解組還朝奉計三年已聞於優最蒙休千里
諒結於去思某官迪德溫良賦材瓌傑郎序之聲猷夙

著郡國之政事甚修衆口鑠金顧何傷於明哲君子如玉終自守於堅剛將趨文陛之嚴行陟近班之峻某久棲鄰壤竊借餘光喜瞻飛鳥之歸遽失卿雲之蔭傾依徒切敷叙奚周

吳運使啟

顯膺綸命榮涖漕臺凡預庇休舉同欣抃竊以江西諸郡昔號富饒廬陵小邦尤稱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秔稻連雲四十萬之輸將舳艫蔽水朝廷倚為根本民物賴

以繁昌逮更比歲之凋殘無復承平之彷彿強捍者或
操戈以拒吏催科雖嚴而難必行困窮者方接穗以供
軍饋餉已多而猶不足非講火耨水耕之術寧無頭會
箕斂之傷儻徒峻於文移亦何裨於事實某官宏材濟
務厚德鎮浮久踐厯於亨塗益發揚於雅望未攄遠大
之業暫分飛輓之權甦此疲瘡允資謀畧某謬膺郡寄
方託使輝涓日時之良已承問俗裁尺牘之禮恭布賀

誠

安撫趙樞密啟

顯膺宸命移鎮帥藩幕府初開輿情胥悅某官謀猷經國明哲持身堂堂柱石之姿渾渾河山之氣讜言正論早推臺諫之聲遠算深圖進秉樞機之任身雖屈而道不能屈時可行則義與之行起偃息於殊庭作藩垣於會府惟時南服實重兩邦俯控長江相望千里山川天險有同關中河內之雄師旅雲屯固異霸上棘門之衆欲恢遠略允賴宗工榮戟來臨都督已隆於雅望旌旗

改色臨淮風著於威名諸將稟從列城倚重某投關得
請候代少留方圖千里之行敢忘一日之庇張敞守郡
胸臆固已亡竒義之去官刑政疲於簡對尚依樾蔭終
脫譴訶顧符竹之有拘造門闌而莫逮欣愉徒切敷叙
奚周

提刑丁郎中啟

光膺宸命榮奉使華問俗觀風已竦傳於清致裁刑折
獄復推廣於仁恩凡預庇庥同深欣忭某官材猷博敏

學術深醇久踐歷於亨衢尚韜藏於遠器暫領外臺之
柄卽躋近著之榮顧此孤蹤夙叨末契蓬山抱槩早接
於俊遊畫省握蘭繼聯於同舍方在譴訶之數乃居臨
按之中仰蘇孺之天欣逢故舊辨會稽之政必賜矜全
欣忭之私敷宣罔既

答館職啟

寵膺明命讐校祕文詔旨初傳士倫胥慶竊以國家舉
久曠之典所以明試於人材修已廢之官所以儲養於

英俊待以歲時之久須其望實之孚取而用之有可觀者惟茲首選宜得異材某官文備四科學該九變韜干將而未試懷良玉以自珍落筆鑾坡論治明乎大體奏篇黼屨稱善發乎至言果符側席之求遂冠登瀛之舉蓬山負阻歎夢寐於舊遊策府載開喜典型之尚在重煩左顧兼沐長牋愧感之私敷宣罔既

謝中書舍人啟

充員省闈方叨宰士之聯承乏掖垣驟玷詞臣之列退

惟涼薄彌切兢慚竊以內朝供奉之班莫非德選西省
贊書之地尤謂才難朝廷以為美官文士號稱極任循
沿流弊第傳三字之除釐正經常復押六曹之奏既聚
五花之判益嚴四禁之規豈專掌於王言實兼行於吏
事非文章爾雅而訓詞深厚不足以潤皇猷非日月獻
納而朝夕論思不足以達國體必善為于辭令且明習
于憲章選而用之惟其宜矣如某者襟靈至陋學業非
工文采固無奇樸遯不足數早緣薄藝誤玷詞科濫陪

英俊之遊敢起滯留之嘆十年流落百指困窮相良馬
而利必遲學御龍而技無用重遭世難偶獲生全敢圖
漂泊之餘乃有遭逢之異掌絲綸之美幸克紹於祖風
習臺閣之儀或未慚於寒士謂嘗攝職仍免試言永惟
有國以來不過數人而已某官盛德經邦元勲衛社卓
犖生人之傑縱橫王佐之才尊主庇民功莫高於鄧禹
矯情鎮物衆方賴於謝安思與羣賢共持丕業遂令疎
遠猥預陶甄然念世荷國恩身逢時故橫槊鞍馬之上

未効微勞寄繫號節之間已慚遠慮惟當盡節豈復謀私某敢不溫習藝文收還神觀辭源已涸雖乏湧泉之稱典籍尚存冀免師心之誚誓堅素履圖報洪鈞

吉州到任謝執政啟

持橐三年猥玷從臣之列分符一旦遽興逐客之嗟仰荷陶鎔已祇官守伏念某行能無異艱拙有餘豈妄意於功名竊自娛於文史偶緣遭遇徧歷高華後省備員更獻納論思之職南宮率屬乏文學政事之長鼯鼠之

技既窮驚馬之力亦竭欲銳進則小器不可大受欲冒
處則清塗難以及妨頗宿留以懷疑思彷徨而引去忽
承恩旨遠畀藩垣將內訟於愆尤分宜投於閑散鳬飛
鴈集本無繫於公朝雞尸牛從尚竊懷於私計念干戈
之未解慨田園之已蕪且圖餬口於四方未能忘祿乃
使佩青於千里詎可辭難惟承命之甚嚴幾攜桴之不
暇棲遲近郡候吏卒之鼎來偃薄祁寒幸道塗之無壅
小邦雖云遠外平日素號劇煩兵革游侵閭閻非舊田

萊荒廢斗米之價未平墟落凋殘比戶之氓半在豈容
孱陋可備藩宣雖能知命而不憂尚愧見幾而必斷但
勤夙夜寧較錙銖某官明畧佐時英材命世伊尹聖人
之耦澤被斯民周勃社稷之臣義形於主憤國威之久
威嗟世難之未夷並建羣英大凝庶績顧茲疲懦難備
使令俾聯五閣之班出奉一麾之寄疏榮若此論報謂
何敢不畏此簡書先於惠養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勉企
於前修言行之宜可無慎乎更防於後患

謝建康張寶文啟

艱難之際賴侯伯以為藩垣凋瘵之餘資惠愛以綏黎庶承下車之未久聞布政之已孚某官材應時求德昭民譽遇盤根錯節而別利器之用因震風凌雨而知厦屋之安逢辰游動於干戈受任屢當於屏翰惟茲建鄴實古名都方移蹕之未遑乃分符而共理枕戈勵志豈後祖生之著鞭乘傳諭民已聞渤海之賣劍佇聆褒詔即踐禁塗欣頌之深數言曷究

謝孫宗博惠詩啟

高秋搖落見宗武始生之辰壯齒遷流當孔融過二之
歲偶故人之邂逅辱佳句之揄揚感黃菊於丘園空嗟
僑寓誦蓼莪於風雅永負劬勞深慙華衮之榮曷效瓊
琚之報笑宦遊之久困知難並於甲辰念得失之相承
諒有同於磨羯其為欣悚未易敷陳

與知秀州劉待制啟

涓辰惟吉布政云初輿頌載揚周邦咸喜某官躬行德

義世濟忠嘉蚤叅荷橐之榮久奉珍臺之逸暫遊蓮幕
載錫麟符將還嚴助於承明聊試望之於馮翊惟時閩
境方困旱災望族高華施設行觀於廣大疲民凋瘵撫
綏尤賴於寬仁佇臻循吏之風非獨寓公之幸

與提官劉待制啟

叨奉宸恩謨膺郡寄獲居仁者之里忽貽記室之書拜
貺惟勤揆能增愧某官學探道與德冠民曩早領袖於
儒林亟翺翔於從橐暫息殊廷之逸行膺前席之咨某

昔預校讐嘗陪步武萍蓬千里久馳想於風猷江海一
麾佇親承於音旨永言欣幸曷既敷宣

謝平江胡待制啟

光膺中詔進陟近班綸命初傳輿情胥悅某官道扶皇
極德冠民彝體備四氣之和文漱九河之潤早擢科於
高妙即結綬於清華率惟茲有陳已賴甘盤之舊學在
德不以大方資鄧禹之遠圖復躋荷橐之班佇聽鋒車
之召某為僚滋久投分實深虛毓以常士為有名第愧

尸官之無補安石為蒼生而再起尚期賢業之有成欣
抃之私敷宣罔既

回鄰郡啟

叨奉宸恩誤膺郡寄獲託鄰邦之好實為幸會之多其
官材映士倫望隆朝著久屈藩垣之劇即躋臺省之華
善政報成賴餘波之見及提封接畛亦擊析之相聞瞻
詠之深敷宣罔既

回袁州趙守啟

顯膺宸命榮剖藩符顧惟幸會之多獲託鄰封之好某
官材猷敏達德宇冲深卓爾宗室之英渾然清廟之器
險夷備歷忠孝兩全尚藩宣於小邦未翊揚於遠業涓
辰云吉布政惟新已聞載路之謠遽辱貽書之貺提封
攸屆實擊析之相聞潤澤所漸賴餘波之見及永言欣
抃曷既敷陳

回信州李守啟

久陪軒陛罔著勤勞遠假麾符幸寬罪戾已恪居於官

守方屢阻於封圻曾修記之未遑第馳情而曷已某官
材宜世用仕以學優治劇撥煩每從容於為政任重道
遠期康濟於斯民尚分千里之憂即奉五雲之對某趨
風惟舊荷顧良勤比緣行役之餘獲預樽壘之末聽笑
談於捉麈幸接清微傳翰墨於置郵益慚謙德永言感
悚宣易敷陳

答朋友啟

叨奉宸恩獲棲琳館再竊無功之祿徒增有醜之顏某

潦倒無堪欽崎可笑早緣薄技濫陪英俊之遊晚玷從
班適在艱虞之日久投閑散復見清平方乘傳於遐陬
忽陷身於異域東隅已逝空眷戀於桑榆三徑就荒嘆
凋殘於松菊甘腐儒之麤糲對黃卷之聖賢問舍求田
杳無涯涘從徒乘馬寧敢覬覦未忘干澤之心荐有叩
閭之請方虞嚴譴遽奉俞音靖惟朽質之無庸實愧素
餐之何補甚至誠與善盛德包荒早聯金石之交密借
吹噓之助更紆雅思寵示長牋文采爛然宛若靈芝之

三秀揄揚過矣豈惟華袞之一言感佩惟深敷宣罔既

又

禮行於郊誕布配天之澤賞延於世爰敷任子之恩凡
庀職於從班悉推榮於京秩顧惟忝冒彌切兢慚早侍
軒墀蔑有涓埃之補久栖湖海第從鳬鴈之羣載覲休
成猥霑大賚少時辛苦力紹家聲晚境憂虞遂忘世味
沐恩波之游至覺緣累之已輕過諸郎而擊鮮難希陸
賈遊名山而採藥方慕尚平敢謂謙勤遠垂慶問永言

感佩易究數宣

洪舍人講易啟

德無常師尼父嘗勤於問禮學不可已次公猶急於傳
經況聯寮案之間獲奉講磨之益微言既闡滯念頓開
竊以易之為書深不可識聖人設卦強為之名潔靜精
微冠於五經之上廣大悉備行於三極之中歷伏羲文
王而其道全至周公孔子而其辭具分六位而成體兼
三義以無方天未喪於斯文羸相指之為卜筮道無以

興乎世漢儒釋之以茲必有通人乃明妙義某官識
窮繫表體蹈環中潛心早慕於仲舒勤學晚同於伯業
發明九事陋何晏之甚疎傳授三爻笑虞翻之未悟既
用其易簡以游斯世又推其緒餘以覺後知載揚闕里
之金聲復振尼山之木鐸何遠之有吾無隱乎其智不
足以安身材不足以補過未究陰陽剛柔之理豈知吉
凶悔吝之幾念河圖之弗傳抱韋編而永歎年已迫於
知命動多昧於趨時夫何憂患之餘獲見微彰之蘊事

斯語矣亦允蹈之運斤成風雖無受至道之質望洋向
若終期造大方之家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欽定四庫全書

大隱集卷六

宋 李正民 撰

書

與祝師龍書

某啟荐辱垂訪詢以著述之文僕於此不敢為也久矣
欲默不言慮閣下之未察也僕嘗謂自孔子沒大道乖
離百家衆技雜然並起各以所聞著書行於天下於是
孟軻氏荀況氏尊孔子明王道以至於今其書尚在也

漢之作者多矣傳於世者相如史遷揚雄班固而止耳
唐之作者多矣傳於世者韓愈柳子厚李太白杜甫而
止耳其餘綴文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
不可勝數或僅有傳者而磨滅散亡百無一二存焉是
可不為歎息哉宋興巨儒碩學之流彬彬繼出述作之
盛布在天下自今觀之家誦而人習之者歐王蘇黃四
家而已前輩之文行於世者已少況其小小者耶自朝
廷以經術取士有司以王氏之說為權衡學者靡然從

之比使諸儒各出其門則向之隱而未見者亦已出矣
試取而讀之亦無甚異豈非聖人之意大畧不易於此
歟又觀唐之詩人各以所長自名一時近世之士喜廣
己而造大凡有賦詠則長篇短韻欲與李杜爭衡矣此
所以不能立名於天下也今以僕之閒暇身安而食廩
祿無饑寒迫切之憂固可以游息於此也然將留心於
經術耶則經術之說已明留心於文辭耶則文辭之作
已多非特無以傳於今又將無以傳於後非特無所成

其名又適足以勞其心至於仰看屋梁用覆醬瓿則又不足道也昔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終日如愚而孔子賢之黃叔度議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服深遠而去疵吝豈待文辭箋注之末耶僕何足以望此而竊有志焉若乃應用之文則又淺近俳諧不足為閣下道

再答書

某啟前日匆遽畧布所聞性又懶於作字殊愧草率昨日蒙枉車騎重辱翰墨之貺并詰其說夫所稱漢唐及

本朝述作之士凡十二家非以其餘為不足稱也蓋取其盛者言之耳且在漢則有劉向王褒董仲舒枚舉父子張衡崔駰傅毅蔡邕在唐則有王楊盧駱沈宋陳子昂李嶠燕許元白皇甫湜孫樵此尤其卓犖著見於世者至於魏晉齊梁以降代不乏人列於文苑藝文傳者姓氏亦班班可考本朝文物之盛度越前代則有若王黃州楊文公劉子儀李邯鄲二宋兄弟曾子固以及張文潛秦少游之流載於國書傳於士大夫之口者亦已

衆多未可以一二數也僕竊不自料亦嘗獵其英華涉其波流矣凡諸家之作或有傳者或不傳者或有好之者或有不好之者若夫所舉十有二家之作則未有不
好之者矣未有不傳之者矣是猶米之有稻粱肉之有
芻豢也人皆嗜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蓋謂是也今閣下疑僕獨
稱十有二人何其鮮也蓋十有二人皆所謂傑出者然
亦豈能遽掩諸家之善哉且揚雄之賦學相如作也班

固之書學史遷作也韓愈之文學孟子作也本朝諸公
之文學韓愈作也然則雖舉十有二家僕尚以為多而
閣下又以僕比之富商大賈自託於貧窶之人而求益
焉僕誠無以益閣下顧可以益閣下者不過十有二家
之書爾觀其為書也汪洋浩博千變萬化涉之者不見
其涯涘窺之者不見其閫奧譬之如衡陽之林岱陰之
麓焉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數又如鍾山之
玉泗濱之石焉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亦

可謂盛多矣其為富商大賈何加焉閤下好學多聞喜蓄異書於此必已深探而熟觀之更少加以意則如是而權輕重如是而知取予如是而懋遷有無皆可取之而逢其原也則閤下之富又將孰禦凡人奇偉所聞簡忽所見願閤下勿以世所共傳而忽之六經之文天下所共傳自古及今用之而愈無窮未聞舍此而他求也若夫聖人之術固在於躬行亦豈敢謂僕之自得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雖然文非學者之先務而聖人之
術亦非文不傳韓愈亦云僕之為古文學古人而不得
見則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於志也前輩述作之指大
抵如此閣下其裁之

與胡樞密薦孫傳書

某伏見左宣義郎孫傳學術博通文彩掞蔚久歷州縣
通知世務昨來參知政事謝公及從官數人屢薦於朝
值其遠宦南海未有所成凡前日宰執避地廣中者無

不倒屣接納並曾薦舉蓋其文學政事議論材智非特
州縣中少見其比求之朝廷亦未易多得也況傳出入
州下既久其所蘊蓄想樞密必深知之然其人守道安
貧恬於進取或恐聰明有所不及某區區之見竊惜奇
寶橫棄道左而閣下箱笥所儲猶有空虛不滿之處所
以率意稱述不能自己幸察

與畢少董書

某嘗觀歐陽公沈存中諸賢所考古權量之制皆謂比

今三分之一然權衡度量一本於律故三者大畧相等
輕重小大姑置不論惟尺度猶顯有可疑者曹交稱文
王十尺湯九尺則尚未及今之中人晏子不滿三尺則
侏儒已甚若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寸不亦狹長乎晉
荀勗得古玉尺亦謂古尺皆短不知比之尺度果如何
耶以公博古願以示教

文

吉州謁廟文

廬陵為郡素號煩劇國步方艱而井邑無虞吏民安堵
此實神明默有以相之也某被命行朝濫紆印紱視事
之始恭謁靈祠冀神之休永庇斯土

祈晴文

干戈之際沴氣未息麴麥將稔淫雨害之大懼斯民轉
於溝壑是用奔走有禱於神惟神掃除氛祲暘燠時若
則邦用足而民食充神之為賜大矣仰祈靈貺其亟圖
之

又

三日為霖厥罰諒因於曠職萬里同咎至誠祈感於高
真輝騰暘谷之精序正勾芒之律促趨南畝可俟西成
某荷至德以難名感洪恩其上報式嚴醮事當薦悃忱

又

天作霖雨害於來麴民既病矣吏思其憂吏無他術惟
神之求神之聽之速於傳郵揮訶風雲俾徃勿留乾端
坤倪日馭斯周俾我麴麥或播或揉民用以飽吏職亦

修酒殽雖薄以答神休

祭王無競學士文

嗚呼壽夭數也全其生者蓋寡富貴天也兼而有者幾希惟君少不惑於貨利能力學於文辭名譽光乎朋友發策揆乎天堦亶材猷之自勵與英俊而並馳稍躋榮於儒館竟坎壈而弗施洞庭之野震澤之涯泛扁舟而嘯傲追漁父以同嬉酌三吳之醇酎對十樣之蛾眉擷甫里之杞菊詠笠澤之詩書邈三賢之高躅美夫子其

兼之何疾恙之倉猝與一世而長違昔壬辰之賜第識
夫子於京師託同年之末契亦會少而多睽通婚姻而
未久觀翰墨之勤斯遽成凶於不救心慘怛其猶疑嗟
日月之于邁卜寔窆之有期聊搗辭於一奠望翠柳兮
增悲嗚呼哀哉

祭石長孺文

昔我先公宦遊東越論交豪俊接武者哲君於是時妙
齡秀發瑤林琪樹輝映閭閻吐辭為論下筆成章才兼

終賈氣壓王楊時我季姑年及結褵謂君英特望族是
歸材與命舛場屋差池屢試蘭省弗克雄飛安貧樂道
澗飲嵒棲覃思麟經訂正是非使者論薦促對天墀謂
宜得志有所設施老於一命廩食叢祠云乎不淑與世
長辭顧予晚進念昔追隨弁髦之歲以君為師迄於今
日能誦君詩我亦老矣霜髭滿頤聞君之喪曷勝其悲
絮酒千里詞以侑之

祭吳伯承主簿文

嗚呼酒者何物也天之美祿也醞釀麴蘖腐敗秣稻而後成也自堯舜三代以來君臣上下朝廷鄉黨無不用也冠婚喪祭會同燕樂賓客軍旅待此以行也賓主百拜以為禮一飲一石以為歡沉湎淫佚由是以生也夏禹之訓周公之誥詩人之刺未嘗不反覆而丁寧也為殽為觴為尊為壘曰卮曰觶曰觚未嘗不取物比象以為戒也自古邦君卿士荒湎於此以至敗國亡家者不可勝數也若夫高人達士沉酣於此將以忘情遯

世者乃可無咎也往歲見君於烏丘之戍方自放於酒
終日酩酊未嘗醒也劉伶忘其思慮阮籍踈於禮法甚
相若也君為余言酒之德可以禦寒可以逃暑饑可飽
飽可饑也余飲素少過量則困雖知其利亦畏其為害
也奈何君於腐腸之藥未節又濟以伐性之斤嬉嬉然
玩弄虎狼甘嗜酖毒自以為適也逮余脫身南還咫尺
之書未報而君遽病且死也壽不踰五十位不過一命
蓋恃強壯之甚而戕賊之遽也昔嘗相約扁舟載酒笑

語於農隱之上斯言猶在而志何可遂也千金之軀萬金之產莫知貴愛戢其身於一棺也茆塔之濱鶯湖之汭良田千畝春耕秋穫寧復省察也溝塍刻鏤版籍糾紛家之子弟與紀綱之僕莫能周知也君之從弟比屋而居喪服未終君又繼而長逝也男婚女嫁弗親見之而游魂神於岱宗也清酒特炙平日所樂今弗能厭飫也余方窮居武原杜門掃軌聞君之喪不克往也鷄黍之祭萑鰈之奠古人之豈以微薄廢也侑之以文冀

冥靈來享而寫余之悲也

祭勤王將士文

奉聖
旨撰

王室不競寇難荐臻主上移蹕江吳席未及暖逆賊苗
傅劉正彥包藏禍心乘間輒發逼脇上下反易天常寶
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糾合戮力克清大憝逮主上
返正元惡逋逃肆命將臣追躡其後頑凶反噬敢拒我
師金鼓所臨有進無卻惟君等奮忠賈勇被羽先登喪
其首領歿於行陣此一時同功之士所以惻怛痛悼不

能自己也今既取彼鯨鯢戮於都市攄國之憤神人聞
懌而旋歸將士郊勞而飲至舍爵策勲之禮無不備舉
皆歎君等之不及見也主上當宁太息慨然有感於心
已命有司錄君等之孤又周恤於家非特慰君等冥漠
之知抑將為天下忠義之勸酒肴具設侑以斯文魂而
有靈當體天子褒功隱卒之意尚饗

鼯鼠文

甲子之夜爰有鼯鼠跳梁棟楹盤旋堂宇縱橫肆行啾

唧相語敗裂窻紙呵叱弗去兩猫熟睡弗覺弗悟鼠無忌憚自謂得所既旦而興日升東序容光必照黠闇斯覩鼠乃狃怙故態騰趨鼓舞顧視周章沿梁及礎有猫在後弗顧弗慮躍而搏之如狼遇虎菽爾之軀執於爪距殺而食之再嚙再茹肝腦狼藉血流當戶隴西子驚而視之曰此余驕爾之過也余既不考邠詩以熏爾于穴中又不能效張湯磔爾于堂下包容縱恣弗爾譴怒使爾跳床撼席不憂不懼一朝至此禍不可禦豈吾猫

雖弱昔困而睡今適遭其醒耶豈恣睢日久罪慝貫盈
而天殛之耶豈嚙楮裂絮以禦冬寒而反喪其身耶豈
乘虛履危弗避嶮巇而陷於禍機耶豈出非其時弗知
晝伏夜動而自取大難耶豈見其所所欲欣慕以往而
不備不虞耶噫嘻悲夫是夕之後妖孽屏除奧突闕寂
縑緗羅列窻牖完密余夢既覺安坐一席靜而思之再
三歎息

序

訓聞人氏諸子字序

嘉禾聞人茂德于余為外兄弟比過其家命子姪出拜
凡七人有巾而屋者有髧而髧者有祝而童者拜揖甚
恭余以是竊喜聞人氏之多良子姪也既而持正謂予
曰曩者盜發青溪之歲予子與兄之子實生奉先君之
訓曰寇難遽作如此吾孫他日別為二名請予字之余
取其義訓相近者書之下方又為說以告之曰堯舜三
代之民大抵皆忠厚故比屋有可封之俗以其教化明

而習俗美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詩曰周
家忠厚仁及草木蓋忠恕也忠厚也其本皆出於仁未
有仁而不忠厚忠厚而不仁者也孔子曰臣事君以忠
蓋能厚於其君也又曰與人忠蓋能厚於其友也是忠
者必厚厚者必忠也故堯民之字曰子仁舜民之字曰
子厚其義一爾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書曰于非民彝是天下常行之道處君臣父子
之間者也故彝民之字曰子常詩曰言笑晏晏謂和柔

也書之古文曰欽明文思晏晏謂寬裕也揚雄稱斯民之盛曰晏也粲也則二義亦兼之矣故晏民之字曰子和余謂諸童子耳目恂達志氣方銳儻能思其義而力行之則忠厚者蓋為仁人長者斯不流於浮薄矣秉彝者蓋為躬行君子斯不失其常心矣治人者必躋世於仁壽則斯民不失其望矣是皆古之人立身行己之大者亦在夫勉之而已然公家於嘉禾為盛族百餘年間簪紳相繼而未大顯於時宜其詵詵之慶方興而未艾

也繼此而有命名者願以見告方泚筆以俟焉

送唐道人序

資聖寺僧茂實造佛殿成求余文紀其歲月余謝不敏
閱歲中凡三四至曰已伐石于平江矣繼又與唐道人
來則曰此善刊字者也余亦莫知其何如人碑既成以
二三名士所予詩文見示具得其本末乃嘆曰呂洞賓
者世皆傳其得道蓋嘗遊東都或在江湖間題詩岳陽
樓而人見之者甚少也今唐生有棲神導氣之術不以

告人而刊字以自給非出其所得詩文余亦何自而知之而況於洞賓乎古語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況夫方外之士初弗求知於人而人亦莫之知可勝嘆也紹興丙寅人日大隱居士書

記

漢麒麟閣名臣圖記

自昔繼體守文之君欲大有為於天下必賴輔弼共濟康功是以元首股肱相須一體志同道合乃克有成載

之詩書不可誣已非昭揚勲德以著其感遇之榮奉承
之蹟則何以為君子之勸哉漢宣帝之在御也朝廷清
明海宇靖謐符瑞並眎四夷賓服甘露三年帝思股肱
之美乃詔取名臣之尤者十有一人圖畫於麒麟閣法
其形貌書其官爵姓名焉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躬
秉節誼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功德甚茂其冠羣后尊而
不名曰安世宿衛忠正勤勞王家曰增寬和有守世載
令聞曰充國料敵制勝奮威先零曰相嚴毅廉正總領

衆職曰吉寬厚不伐同心輔治曰延年典司朝正練習
憲章曰德宗室之良持身謹厚曰賀儒術自進列位九
卿曰望之忠正不撓經術該明曰武仗節忘身不辱國
命並能毗予一人勒功王室內膺心膺之寄外備爪牙
之任允文允武曰勲曰庸是宜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召仲山甫焉於戲君臣相遇昔人謂難矣觀
夫宣帝承累世熙洽之後勵精政事總覈名實自丞相
以下各奉職而進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

苟且之意考其輔佐類皆知畧材術各稱其任遂致政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器械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故得紀律赫然號稱中興然則圖繪其人置
諸延閣俾預其選者知褒榮之不忘望其像者知勲業
之可勉一舉事而衆咸知所勸顧不盛哉竊嘗觀先王
之崇有德報有功也紀之旂常銘之鐘鼎或藏在盟府
或祭於大烝皆所以激勸臣下使之趨事赴功而已漢
承嬴秦之後三代典籍僅有存者乃能取其意而行之

是先王崇德報功之道也固宜記之文字刻諸琬琰繼
夫烝民崧高之作以彰任賢使能之功不其韙歟至於
閣之建自蕭何之營造閣之名因元狩之獲麟則具在
掌故斯皆畧而弗書云謹記

刻戒石銘記

紹興二年十二月詔遣監察御史五人循行諸路檢察
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凡異時所下詔令
有司奉行不虔徒掛牆壁而實惠弗及於民者咸得以

按治之既親灑宸翰丁寧訓飭以太宗皇帝取孟昶官箴之語書為戒石銘命使者就賜俾刻諸石以為守令座右之戒於此見上之焦勞求治憂憫元元之意甚厚臣待罪此邦躬被詔旨敢不夙夜自竭以率八邑之吏其各悉乃心共乃事以承休德庶使斯民舍刀劍而操耒耜復臻太平之盛必自茲始矣謹記

農隱記

東耒耜衣襁襦勤勞畝畝之中者是農非隱處山林樂

閒曠逍遙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者也
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者是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
農與隱異久矣劍川吳伯承世為大族崇寧以來始徙
家於湖秀之境仕宦之餘父子戮力治生於今三十年
田疇益廣乃築堂於場圃之上榜以農隱開闢窗牖栽
時松菊南榮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蕭然真隱
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持前說而問之伯承答曰三

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窘於衣食以顏子之貧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孟子則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為貧而仕之說秦漢以還士大夫汲汲於利祿喪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憤世嫉邪棄官而去又菽粟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耶今僕幸饒於田東臯南畝盡

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芒芒無復舟楫闌闌之擾又得意
於酒遇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効其力秋成則穫者獻其
功余方獨酌引滿陶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
耶予曰子之言是也然方承世賞調官選部而輕財重
義調恤宗族惟恐不及則志氣倜儻宜有以自立於世
又豈可安於田里而為陳元龍所羞哉顧余不材濫被
榮寵坐糜稍廩而靡有補報田園蕪沒茫茫然而曷歸
乃自放於寂寞之濱攻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

於茗雪之間而將老焉若天假之年使其不待疾病垂死而後納祿尚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之上其必有日矣紹興丁巳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

頌

圓象徽調閣奉安隆興頌

臣竊惟皇帝陛下永熙洽之運紹揚先烈制禮作樂百度修舉朝廷清明海宇康乂乃政和紀元之六年奉安隆興於圓象徽調閣誠治世之盛舉也惟茲寶鼎寶國

重器自禹而降其制弗傳聖上深發獨智與神為謀不
貳不疑自我作古而降龜居中獨為重鎮管攝八方九
州之氣可以孚享上帝卜世卜年永永無極而內閣之
建深嚴靖密實為神器秘藏之地於皇休哉真有宋億
萬年無窮之偉觀也是宜播之聲詩以昭著盛德臣愚
不自揆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宋受天命維億萬世重
熙累洽既安既治聖主嗣興誕揚丕矩建法立制自我
作古與神為謀乃作寶鼎氣歆浮雲光吐金景惟茲隆

鼎屹然中峙八方既奠九州是理上應列宿下鎮地紀
為國之寶自今其始龍鸞光潤神物所扶陳列於外匪
安匪居廣內之嚴雲閣之秘邃在西清中藏神器圖象
徽調華榜昭揭層建巍峩修梁截葉真厥攸居天所保
之卜世卜年永永如斯於惟古初一統天地取象三才
黃帝是繼禹平水土貢金九牧成周之隆定於郊鄩一
變而九取數斯備聖人鑄之享享上帝寥寥千載人孰
敢議聖不有作器焉能制置諸內閣救寧四方網緼其

色煒煌其光天子萬年受天之祜慶流本支澤周率土
薄海內外莫敢予侮小臣作頌以繼吉甫

銘

復禮齋銘

渾然一性中有覺知感物而動私欲害之約之以禮勿
順乎非能克而復顏氏庶幾

務本堂銘

仁為道遠行莫能至究其本原在孝與悌孝悌之性誠

矣無偽廓而充之為仁甚易

尊所聞齋銘

學以致道求所未聞追省高明其德曰尊昔者大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行之沛然昔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力莫之勝或異於是口耳是咨伸其佔畢弗慮弗思罔知守約罔知闕疑如彼涉獵雖多奚為嗜炙遺味棄醇吸醖求馬唐肆亡羊多岐宜一其志經術是師思以精之問以辯之日長月益厥修乃來以所自得發於

文辭既耕必獲既蓄必畚充實於內輝光爛如三餘靡
失多材是儲勤而行之終始勿渝

賦

草堂春色賦

飲君以草堂之春色侑君以海蛤之甘鮮何羨兵厨之
醞寧思蟻慕之羶顧十年其久困將一麾而遠守腹貯
玉川之五千食厭庾郎之三九酒之醇醲兮聊以澆其
胸蛤之柔脆兮聊以爽其口鄙周瑜之高困舉王衍之

阿堵發孤笑於羣憂俄頓足而起舞雖非仲由百榼劉
伶五斗亦足以解庾信之愁慰東陽之瘦矣

--	--	--	--	--	--	--	--